

作者 靳育德 编辑 尚继宁

## 1 把栽树比作“栽富”

杨树是一种速生树种，它耐干旱，易成活，对土质的要求不是很高，是过去西宁的当家树种。栽种后，三年成冠（树梢成形），五年成椽，十年成梁，人活一世，当辈子就能用上。不像松树，爷爷栽植，到孙子的头上或许才有点希望。所以，西宁周边农村房前屋后、田埂路边，到处都是——排排挺拔青翠的杨树，人们指着用它盖房架屋；贫寒人家，还指着百年后用它给自己盖个大房（棺材）。由于严酷的自然地理环境，人们爱惜树，爱植树。过去，上至封建社会的封疆大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把栽树比作“栽富”。所以周边四个川道里百多个村庄都被一片片、一簇簇浓荫所遮盖。明代御史李素曾作《西平赋》以赞西宁，赋中说西宁湟水堤岸都被高大的杨树笼罩，“柳生株万，松挺丈千”（过去西宁周边人们把杨树叫柳树，把柳树叫“尖杨柳”）。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中央“西北建设考察团”来青考察，团长罗家伦也就称赞西宁、乐都一带“湟水奔腾复宛纤，森林万木夹康衢”“河湟重镇建名城，绿荫深处认西宁。”

## 2 历史上大风将古树连根拔起的事件

历史上，由于西宁环境艰苦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心里充满了对绿色的渴望，所以上至封建社会的封疆大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西宁人爱树、敬树。明代总兵柴国柱当初守护西宁时，曾在今火车站附近湟水上搭建一座桥梁（柴家桥），并在今家庄修建了一处庄园，人称“柴园”。百多年后的清乾隆年间，西宁道金事杨应据在《夏日游湟水北岸柴园》一诗中，说他偶出东郭门，“下马渡危桥，北岸多林泉。密萝下开径，疏松上窥天。”可见当时东郊野草遮径，青松高耸，通过人们的努力，创造了一方绿色的天地。杨应据作为一位封疆大吏，也爱树惜树。他曾从东郊僧院一棵幼松，栽植于西宁道署闲敞轩旁，精心培育十余载，仅高三尺。有人劝他，等到松树长大，你也离开这儿很久了，请不要在这上面费心了。但杨应据却说：“种树而望自获其益，此后人见也。”为此，他专门作《稚松赞》以记其事，说他栽松不是“利其有栋梁之致”，而是“爱其有岁寒之心”。西宁道署今已成为闹市区，当年杨应据老先生手植的幼松也不知流落何方？但可以看出他爱松惜松的拳拳之心。也许那时古树已很珍贵，或许邓承伟、来维礼等老先生比我们中的一些人具有更强的环保意识，所以清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四月某日，西宁地区一场大风，许多树木被毁，其中“中柴庄（今东郊中庄和家庄）”严氏院中古松被大风连根拔起，因该松是“元明时物也”，故使老先生们痛惜不止，而记于《西宁府续志》中。

庭院内外，只要有条件的，都种植有探春、轮柏（丁香）、碧桃之类花木，门前栽有杏、李之类果木，它们在短暂的夏日里竞相展示着一年里仅有的芬芳；多数村庄都有挂满红绸的神树，有关树的典故和传说也很多，如有名的八仙树、靴子拉骆驼、南山“擎天奇观”等。

## 3 八仙树的传说

八仙树，西宁一古迹，位于西古城西城墙外、西门南侧城墙下的高阜上，即今长江路华德大厦处，今已无存。八仙树树种为小叶白杨，有人称为“野白杨”。小叶白杨，杨树的一种，相比一般杨树，叶较小，但木质细密、有韧劲，不像大白杨那样脆而易折，我省贵德等地多有此树。由于八仙树所在地近西门，树影婆娑，芳草盈地，树下常成为城中居民遛鸟、闲坐、聊天和下棋的去处。

八仙树之所以得名，还附有一段动人的传说：不知何年何月的一天，有名的八仙乘祥云欲前往“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，赤水之后，黑水之前”的昆仑山拜谒西王母，当途经西宁凤凰山时，只见西宁二水绕城，绿荫遮地，平畴数十里，风景如画，于是降下彩云，落座在城边小叶杨下，盘桓有时。面对如此美景，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情不自禁地唱道：“蜿蜒起伏兮，横亘三百里；地跨两河兮，群岭龙蟠壮丽。”另一位韩湘子接着唱到：“万壑苍翠兮，松柏灌丛凝碧；芳草芊绵兮，洵为牛羊福地。”……直到红日西坠，众仙才兴尽而驾云西去。由于城边小叶杨附有此传说，后人遂称这里为“八仙树”。



# 西宁树 几代人的乡愁

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，气候高寒，“春已暮而草未青，冬未至而霜已降”，自古自然生长的树木品种单调，种类不多。加之历史上，西宁地处边陲，战乱频仍，出于战争和生活生产需要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是非常严重的。如西汉时，赵充国西进河湟时，临羌至浩门其间邮亭多败坏者。为了修缮乡亭，浚治沟渠，修建湟峡以西道桥七十所，“臣前部士入山，伐材木大小六万余枚，皆在水次”，一次竟砍伐了六万多棵。经千百年的滥砍滥伐，到清乾隆年间时，西宁道金事杨应据就说，西宁湟水两侧早就是光秃秃的童山，个别“山巅有林木，然亦不多，如人仰卧，颌下一二微髭也。”本期《青海视野》刊发靳育德先生的文章，从地理人文的角度讲述有关西宁树的历史。



## 6 西宁现存的古树

1958年，村上办起了食堂，二百多口人挤在一个大院里，过起了“集体生活”。一阵“大跃进”的风劲吹，但伙房里的烧柴眼看告罄。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，老大树竟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。大队长一声令下，老大树脚下长大的又一茬年轻人身背斧头、大锯，像猴子一样攀上了他们的父辈、祖辈、曾祖辈、曾曾祖辈从来没有攀上过的树冠，先“理发”后“腰斩”，叮叮咚咚一个月后，气冲霄汉的两棵老大树终于轰然倒地。“千年古木化龙去”，从此村上再也没有可以向人炫耀的东西了。

经几十年的折腾，据有关部门2003年2月普查，西宁市（包括市属三县），尚有古树名木208株，其中古树180株，名木28株；树龄在500年以上且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仅有4株。西宁的古树中，最有名的，就要数西大街的三棵白榆了。据说这三棵白榆植于清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，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了，至今仍生长在西宁繁华的西大街上，成为西宁古树中的代表。其他的古树中，大部分是西宁地区常见的青杨（有100株），而且大多数生长在远离西宁的三县偏僻山洼、村落或者寺庙里。但令人欣慰的是，其中还有极少数不多见的槐、桑、核桃树等树种。尤其名木中有24株二球悬铃木（法桐）生长在西宁市城东区湟水北岸的高原机电研究所的大院里，更为古城《植物志》增色不少。当年，只要路过西川扎麻隆，远远就会看见村上周家高出院墙的核桃树，那也许是核桃这一树种在西宁，在青海自然生长的最西的临界线，另一棵已生长了130年的在刘家寨郑保家院

内，不知随着海湖新区的开发，下落如何？西宁隍庙街（今解放路）的原省图书馆院内，有一棵已生长了230多年的国槐和一棵桑树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随着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逐步加强，尤其习总书记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观点已成为社会的共识。在党和政府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像陈布龙这样的英雄模范带头，西宁南北山的绿化，已经创造了空前的奇迹。漫步湟水两岸，街头巷尾，紫嫣嫣红，绿荫遮地，当年难得一见的国槐、洋槐、复叶槭、甘肃山楂、红叶榆等，已成了再也普通不过的行道树；就连名贵的银杏树，也早已落脚于人民公园和海湖新区街头花园，过去连想也不敢想、做梦也梦不出来的奇幻景象，竟真的出现在了这一辈眼前。高原古城，竟是一天一个样。你看哪，那些街头拄杖老人，颤巍巍地瞅瞅这，摸摸那，会心地笑着给老伴说：“多亏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！”



## 4 传说中的两处树景

自古以来，湟子山干旱少雨，山梁东侧的山洼里有个靠天吃饭的小村庄，就叫湟子山村。据史料记载，当年村上建有涝坝，靠收集雨雪水作生活用水。就在这样一个连人畜吃水都困难的村子里，竟然村西干枯的山梁上却孤零零地长着五棵青杨树，一夏天里展现着旺盛的生命绿色。原来是热爱故土、注意环境保护的村民们把这五棵树当作村上宝贝，在树下挖坑、垒坝，收集雨水，精心保护，才延续了它们的生命。它是湟子山人与恶劣自然环境奋斗、顽强不屈的象征。由于湟子山高耸，树影婆娑，从山下仰望，在蓝莹莹的青天陪衬下，光秃秃的山梁上，苍翠的树影就像一个人牵着骆驼在山脊上艰难前行的剪影，惟妙惟肖，于是被人形象地称其为“靴子拉骆驼”。可惜今天已无法找到“靴子拉骆驼”这处风景了。

西宁南山很早就是光秃秃的“童山”，明初建南山拱北时，信徒宋祥曾在那儿“植柏八株”，并挑水浇灌，护持成活后，逐渐长大，青翠一片。那时，南山荒阜之上，孤零零的八株柏树，就像八面翠绿的旗帜，在漫天的土黄色中，独领风骚，所以被人们誉为“擎天奇观”。“擎天奇观”今已无存。

## 5 村中的大树就是几代人的乡愁

以树为名的村庄也多。西宁近郊就有圆树庄、西杏园、北杏园，三县更有不少柳树庄、柳林滩、杏树庄，一棵树、七棵树、柏树堂等村子。

很容易引起我们乡愁的八仙树、靴子拉骆驼、南山“擎天奇观”都已消失在人们记忆的深处。作为绿色文物、活着的化石，留到今天的更是稀少。我的老家离西宁市只有30公里路程，村前的庙滩滩里就长有两棵杨树，大家都叫它“老大树”。树龄有多长，谁也不清楚。据村上最年长的老太爷说，他的老太爷小时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父辈里有人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也说其他地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杨树。老家土而俗的村名，大乡的人们往往记不住，而说起长着两棵老大树的庄子，远近无人不晓。但那时，谁也不知道它还是个绿色文物。

小时候，我们常在老大树底下玩。老大树很高，村上“打靶子”（甩石头）打得最好的，扔出的石头刚刚能超过树冠。每当此时，娃娃们一边拍手一边跳，“奄（超）过了，奄过了！”老大树很高，每到黄昏临近，成百只老鸦围着树盘旋，“呱呱”的声音成了村上傍晚的一道风景线。老大树很粗，娃娃们手牵手围着树量，七个人还够不着。大人们说，老大树上的每个枝桠都比油梁（旧式油房中榨油用的巨木）还粗。它的枝桠伸向四周，虬枝横斜，状如飞龙。我们叠罗汉式地将村上最胆大的推向最低的枝桠，他像走路一样能在巨大的枝桠上散步，骄傲地从这里窜向那里。

老大树的树冠遮盖了数百平方米的土地。夏天，不管天已旱了多久，树下永远是湿漉漉的，到处是鸟的羽毛和粪便。炎热的下午，这里常有牲口和羊群挤在一起歇凉；冬天，呼呼的大风过后，这里常有捡柴火的娃娃在徘徊。老大树像一对饱经沧桑的老人，送走了一个个冬夏寒暑，也送走了一个茬茬渐渐老去的人们。